

至今存世的历代名家书画作品甚多，当然也不乏大量赝品。书画作伪的方式多种多样，有的粗制滥造，明眼人立马就能识别；有的精雕细琢，笔墨考究，甚至作伪者本人即为高手，这就增添了鉴定的难度；还有同时代人的高仿，更是几可乱真。书画鉴定主要从作品的笔法、墨法、结构、设色、署款、印章以及纸张等方面入手，综合评判，鉴定人必须深谙原作者的艺术风格，才能精准地去伪存真。实践中出现看走眼的情况，也是常有之事，毕竟这是肉眼上的活，靠的是一定的理论蓄积和实践经验。

作为安徽省文物鉴定专家组成员，父亲毕生致力于文博事业。他涉猎面较广，其中书画鉴定也是其强项之一。早年曾问学于徐子鹤、石谷风等大师，练就了一双“火眼金睛”。父亲一生过眼的古今书画数万件，自然也会有一些趣事发生。

40年前父亲到安徽某地开会，当地博物馆馆长请他欣赏一张署名宋代翟院深的大幅山水，其他话什么也没说。面对偌大的一幅画，父亲眯眼细看足足有二十分钟，然后抬起头认真地说道：“这是一件赝品，为明代人所仿。”那位馆长脸色大变，连称：“怪了，怪了，人家都说是真迹，你却说是赝品。”父亲一分析，最后强调：“你只要记住是明代仿的就行了。”此事就这么过去了，父亲渐已淡忘。没想到十年后二人再次碰面，那馆长讲：“翟院深的山水画已经有了结果，确实不是真迹。徐邦达先生说是元人仿，谢稚柳先生说是明人仿，你赞成哪一家？”要知道，徐、谢二老都是鉴赏界的顶尖人物。可父亲还是坚定地说：“我只赞成自己以前说过的话。”那人笑着说：“哈哈，胡馆长

远离故乡的人身不由己，泊到哪就停到哪。不知从何时起我一再缩小生活半径，直到有一天我回到故乡，回到了村庄。

多年前我年轻气盛，辞掉工作，携着梦想出发，远离了故乡，去了一座城市。不久，另一座城市的幻影在我眼前隐约出现，我只得又去了。这些城市角落里隐藏了太多像我这样远离故乡人的屈辱和不甘。

那时我没有生活压力，一人吃饱，全家不饿。我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，像一只拥有蓝天的鸟儿，像一条遨游在大海里的鱼，无拘无束，无所顾忌。

我没有明确的去处，在一座座城市中奔波，迷惘，城市与城市的



书画鉴定趣事

胡 铭



飞翔 汤青 摄

真会说话。”

1980年代父亲去江苏讲学，闲暇时去某地一文物单位参观考察，这里的藏品分类陈列，就在仿品橱窗里，一件邓石如对联格外耀眼，古拙苍劲，父亲忙凑上前看个究竟，说：“这并非赝品，而是真迹，为邓石如早期作品，常常不被人所识。”该单位负责人听后，异常激动，立刻叫人当场取下作品，更换到另一个场地，陈列标签也随之修改。这位领导父亲当初并不太熟，没想到却因此结为好友，后来他还对安庆博物馆的文物征集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。

在某书艺展览会上，父亲应邀

与几位同道前往参观，当地的业内人士介绍说，为更好地保护真迹，今天陈列出来的作品都是复制品。所谓复制品，是据原作套印而成，与通常意义上的赝品有所区别。父亲一边走一边看，突然在一幅郑板桥书法作品前驻足，还用手一指道：“这是真的。”同行人讲这怎么可能呢？再观其作，笔墨俱佳，字字“离纸”，父亲断言保真。大家在争执之中，找来主办方人员，此人解释说，该幅作品确系真迹，只是时间紧来不及复制，就临时将真品参加展览了。此言是否属实，不得而知。

外地某君曾在古玩市场上淘得

一大捆书画，其中有邓石如的隶书通景屏十张，尽管来得便宜，但冲着邓石如的署名，他找不少人看过，都说是赝品，后来就不太在意这件事了。有人提醒他最好请胡寄樵鉴定一下。那天他托人联系上父亲，并赶到安庆。打开那卷书作，父亲眼睛一亮，连说几遍：“真迹，精品。”还称堪与安徽省博物院所藏的邓氏通景屏相媲美。此君当时兴奋不已，后来复经北京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的专家鉴定，确为真品。这几幅巨作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示人了。

早年父亲到广东、福建调研，顺道去了他学生主管的某地文物商店，在浏览明码标价出售的藏品时，父亲开玩笑地说，你们真是有钱啊，学生疑惑地问怎么回事，父亲指了指一幅清代画作（我忘记了作者是谁），说这幅画的真正价格可以翻上一百倍。原来他们是将真迹误定为赝品了。学生激动地说：“难道是真的？”父亲答：“绝对真品。”话音刚落，那幅画就被打包珍藏了起来。当时一在场人打趣地说：“我要早知道就买下来，这样可以发大财了。”众人大笑。当然了，戏言而已，文博工作者始终奉行着职业操守。

一位收藏爱好者携一幅已装裱好的林散之书法立轴，请父亲过目，还讲了它的来历。父亲慢慢展开，刚刚露出了几个字，便将作品重新卷起。“您还没有看完呢。”“不用看了，假的。”那人又恳求道：“您再仔细看看。”父亲微笑说：“真的没必要了，我老师的字，我一眼即能辨别。”那人满脸不悦，从那复杂的表情中可以想象，他为了这张字肯定花了不少银子。

父亲去世多年，这些事像影子一样还在晃动。

那几年，故乡在我心里是离开时的样子。村庄每天发生什么我不得而知，只有坚守村庄的人才了解她的全部。谁家娶亲了，谁家嫁女了，谁家盖房了，谁家到县城买房了，谁家为了小孩读书在学校边租房子，这些只能是道听途说。然而每次听到这些，就会感觉村庄从没有离开我的视线。

故乡是山区，村庄被重峦叠嶂的山包裹着。山涧、峡谷、绝壁溪流汇聚成河。河水如玉带飘动，绕过村庄，浮动于阡陌纵横的田野。

回到故乡，眼前的一切，熟悉而又陌生。村庄沉寂了，田地 in 父辈这一代还没有荒芜。随着年轻人的相继外出，村庄也变得苍老芜杂，辣蓼、苍耳、狗尾巴草、葎草、野艾、马唐、飞蓬四下滋生。

插秧了，靠田了，收割了。从春到夏，从秋到冬，村庄如此重复着自己的节奏。唯一改变的是我的年岁，年龄越大越离不开家。停留在家的港湾里，我的内心不再刮风、下雨。

为了生活，我去临县上班，与村庄若即若离。可每一次靠近她，都有着无比的兴奋与喜悦。

生活就是不断发现痛苦与烦恼，且寻找创造幸福的过程。幸福就是站在故乡的土地上，和亲人、爱人共同迎接朝霞落日的时刻。

生活是一种责任

储刘生

距离是我增长的岁数。

我以为离开家乡，就可以天高任鸟飞，就会开心、快乐。最终才知道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。

我用了9年时间往外走，耗费了岁月，浪费了光阴。我走了很多冤枉路，换得一身疲惫。我没有顾及家人的感受，给他们带来太多的担心。

最难过的是每年春节，看着同事们领着女朋友，带着大包小包的礼物回家过年。我第一次有了回家的冲动。

我在幻想与回忆中自责，把这些年走过的路梳理了一遍。我把自己弄丢了吗？我前前后后想了很多，告诉自己不能再这样浑浑噩噩，放任自流了。

第10个年头，我成家了，有了更多的牵挂与责任。于是我在江苏一家公司停下了脚步，凭借着多年的技术经验和管理能力，我扎下了根。

孩子大了，父母渐老。作为父

母是矛盾的，既希望子女出外闯荡，出人头地，又害怕子女走远了。于我来说，只有回到故乡，回到父母身边才是我应该改变的现状。

往后多年我想尽一切办法在一座座城市中辗转，往回走。沿路我逐渐找回自己，拎着灵魂回家。

在外漂泊认识了太多的人，他们的名字我不一定都叫得出来，他们和我一样都是为了生活在外漂泊，一旦分开，也许一辈子再也不会遇见。与他们的相遇是缘分，离开也不会有太多的伤感。不像故乡，什么都无法割舍，哪怕是一草一木，都有着深情。

每个人心中都有着不一样的故乡，故乡的影子在岁月里越拉越长，当你在故乡的这块土地上出生、成长，你就与故乡有了羁绊，及割不断的情缘。

故乡是根，是亲情的源头，生命的源头。念兹在兹，对故乡的记忆会跟随人的一辈子，每个人对故乡都爱得很真诚，也很深沉。